

詩集傳通釋

九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

生蒸民其命匪謀叶市隆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深反

或如字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

烝衆謀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

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

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

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

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爾雅曰疾威者厲王所爲

威天實爲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宜欲令厲王爲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以自

暴自棄非天使之然王自劉康公曰康謚也康公定王同

不爲善豈天賦予以惡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爾雅曰天地之中謂言天

而言故謂之中人之生必稟受此理而俱生此乃所謂

命也能順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所以得福不能順其則

逆天地之命者也所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

矣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音倂克曾

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反天降怕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曹公曰自契

上洛陽受命亳殷也在強禦暴虐之臣也

蒙今日殷商并率之也

國門之禦掎克聚斂之臣服事惰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

紂者王失而托之商也所謂借秦為論耳言此暴虐

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悖慢之德而害民強梁持克

是為俗言曰此章以下托為文王數紂之罪者蓋屬

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畧似紂

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自古危亡之君率是暴虐與聚

斂之資非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之惡也悖德謂慢天之人

即暴虐聚斂之臣也所以敢為暴斂之事者只緣慢天故

尔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對直類流言

以對冠攘式內侯作側慮侯祝周故靡魚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對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

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

虐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強禦多對流言以對

強禦與前章相應指所用之人也則是為冠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

怨謗之無極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鮒交休火交于中國通于

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無側爾德不明以

無陪反滿回無卿

賦也魚休氣健貌魚作威聲如虎狼魚休之狀斂怨以

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

陪貳則二八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

無人也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面善爾以酒不義從式

叶式既叶羊爾叶呼靡明靡晦叶呼式號式呼叶呼俾叶呼晝作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以酒而難

不義是從是用耳止容止也爾雅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為

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然晝作夜荒亂甚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唐音如沸如羹如沸如羹叶盧小

大近喪叶平反人尚乎由行叶戶反內典反皮器于中國鞏

及鬼方

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

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謂屈勢曰所謂安其

以亡謂屈勢曰所謂安其者也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反殷不用舊叶

死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經大命以頌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謂舊法曰三代而上國

皆失於其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

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悔老成人盤庚所以與也曰汝惟

罔敢知言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首舊俊在服服平王所

近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

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

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蜀去枝

葉未有害許曷暇本實先撥蒲末反叶方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叶始制私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

后祭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

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

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

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爾者天下之本也天下

矣枝葉也殷鑒在夏蓋為文工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

亦可知矣殷周之際非獨周之鑒殷殷之

蕩八章章八句四句乃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

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修故天命亦不克然如疾威而多邪僻也此章意既如此故自以非天之過如汝告紂之詞皆就人君身上說使知其非天之過如汝與是力改德不明与天不洵尔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首章之意○蕩八章曰板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蓋大為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

云非詩之本意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叶集哲人之愚亦維斯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鄭氏

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士之賢者道行

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編直則外有廉隅

也也

則宮城之中可知矣

則宮城之中可知矣

則宮城之中可知矣

此詩使人日誦以自警平天下之道与中庸大孝相表裏

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

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

愚矣愚矣

愚矣

所以有廢哲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
不愚之嘆也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
為怪曰山曰庶人之愚則天性哲人而愚則反矣其常
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反下孟四國順之討

况于謀定命遠猶辰告得反古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首天也討大謀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

謀而有天下之慮也躬而計天下之安危也一定審定不

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

久之規也時而辰時告戒也辰告謂

以時播告也不為一身之謀而為天下之慮者計

不易謂令夕改也所不能許謀者也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

久之規者遠猶也所圖者遠則告戒于下者必以時而不

忽荒令不時者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

道則四方皆以不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

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德曰盡人道也竟德行也治已之事也許謨定命也遠

矣終之以敬慎也人君以一身之法為天下之法也

○其在于今經興迷亂于政叶音顛覆厥德荒湛南

反下于酒叶音女音雖湛樂音從弗念厥紹市沼罔敷

求先王克共九百明刑光反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猶尊尚也女

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

放此問抑詩中乘要刺反王緣以尔女字得日如幕

類亦是自謂士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紹謂所承之緒

也數求先王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肆皇天弗尚叶平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

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補用戒戎

作用湯他歷變方

賦也弗尚獸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湯遠

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

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掃之常

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言此承

為如此則必為天所厭棄矣无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

可止欤是豈可不自警乎故必无內外无近遠无細大无

常變皆當整飾飭備如此然後庶幾近而上章所謂訂謨

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慎爾出詁敬爾

威儀叶牛無不柔嘉叶居白圭之玷叶丁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刑叶古也

賦也質成也定也惟成而後能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

法度也虞慮詒言柔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

意外之患矣言其民心慢其侯度則將有不虞

罔失法度為先也罔失法度為先也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

尚可磨鑿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治國之事也中二句治已之事也身正而后國治此九不

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詁言言之威儀形

於身者不可不謹也於身者不可不謹也又極言其言

言語不可不慎也言語不可不慎也又極言其言

於威儀凡六言於威儀凡六言而於言語亦三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

有失而言之失尤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章未

唯戒夫斯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

之家語曰獨居思仁公居言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誠

縮之行也縮之行也言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誠

之非謂一次三復亦非謂六一日三次誦之也。不是一日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言也。又曰南

○無易以成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韻莫捫音朕音舌言不

可折與音折矣無言不讎又叶市無德不報救反惠于朋

友已叶庶民小子聖反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易輕捫持折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

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己易致差失常當執持

不可放去也謂言由己言由己且天下之理無

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朋友謂

夫等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繩繩如繩而萬民靡

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柔爾顏堅反不遐有愆息亮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鶴反

思不可度待洛反思矧可射音亦叶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衍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矧音况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觀見也格至度測矧况

也射數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

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

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無幾

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

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

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言其顏色之溫柔

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有是心則有是顏此亦

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暗室屋漏之

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兢業業之

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顯明之知人莫予
見也此心一萌則便間斷矣所以如此者蓋鬼神體物而
不遺洋洋乎如存如不在其左則心至也尚不可測度
况可厭射之乎唯不敢有所厭數則此心始無間斷也
是故存養工夫下只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
其所不睹不聞也呂氏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誠而交於
對乎天慎之於靜也呂氏曰此章教人以內外交修也
善於此則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敬信也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
物之方無愧作君子不待發言而後信矣未發之前本
來真實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理雖隱微而
其顯以陰陽之往來無伸皆是真如此正心誠意之極功
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周禮不遺有愆者是省察
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
矣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

正心誠意之極功也
言合而望賢之道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叶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反

不借不賊鮮息淺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

角實虹戶公反小子叶反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君曰言之也繼言尔者自君臣親

密言之也末言小子容止也借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

虹潰亂也詩曰虹潰亂也既戒以脩德

之事善也淑慎尔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為主故晏言

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不借則

又言永无差謬不賊則又言永无虧損如是彼謂不必脩

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

汝而已豈可得哉武公極言君臣相應

○荏而其甚染而漸柔木言縉之絲葉反温温恭人維德

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新其維愚人覆

謂我僭叶七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刃之木也縉綸也被之綸以為

弓也武公三以温柔為言元不柔嘉也輔柔爾顏也至

此又明言温柔為德之基蓋人才温柔則便是消磨了

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

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

賢而橫渠亦言李者先須去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

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叶

言人之言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

○於音乎乎音呼小子叶未知臧否音匪手攜之言示之

事止上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上同民

之靡盬音誰夙知而莫音成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

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曲禮云長者與之

負勸諄諄詔之注云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常假令言汝未

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而使人謂其小子

可謂不自盈言矣只此便見其温柔之意言示之事論之

而猶不知竟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人若不自盈滿

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叶育我生靡樂音視爾夢夢莫我心慘

慘當作慘七到海爾音諄諄音聽我藐藐美角匪用為

反叶七各反

教叶入聲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老叶音莫

賦也憂憂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

貌老也八十九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者言昊天甚明其知我生之靡樂也其所以靡樂者即下文所謂視尔夢夢我心慘慘也武

公甲曰之視人想亦如此故令人誦詩以警已而云然也

則終無所知矣

○於乎小子見上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

天方艱難曰喪息浪反厥國叶于通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得他

反回適于橋反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父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適僻棘

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

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適其德而

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抑十一一章二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

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謂上中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

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奔之規之規周禮旅賁氏掌摠

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訓主誦書

之居寢有誓薛御之箴御也臨事有瞽史之

道真曰道首宴居有師工之誦真曰師史不失

書矇不矢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

也謂之睿聖武公真曰自卿以下无一人不使任

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章昭曰

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之有也

懿讀為抑即此篇也

本史所云歲諫之詞或即謂此詩目

董氏曰侯包

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

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

謂此詩而好學不厭

者也其所以全於睿聖者蓋本於此一詩之中曲折

次第唯篤志力行者當自知之未死之前警當以此

自警也

詩作飲酒陶過皆為有抑矣但不周之二雅王若事也

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

此則見公之所脩固可以為聖賢之徒矣風有淇奧

無可疑也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

詩在於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

合於大小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

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

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

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楚語有左史之言故

又以為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

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

若謂刺王亦以自警不應

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

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

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即位詩記謂其

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為二十六年恐誤詩以小子

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

謹出話者自相背矣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

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諄切之戒

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

容者厲王之暴河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

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請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為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以爲武公自警長國語云武公九十餘歲作此詩其間亦聿既耄可以爲物又如謹爾侯度則是侯國之度曰喪厥國亦是諸侯自謂無疑蓋武公作此詩使人日夕諷誦以警已耳所以有小子告尔之類皆是歲戒作文之体自指耳後漢侯包亦有此說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踈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菀音鬱彼桑柔。與劉憂叶篇內多放此其下侯甸掎力采其剝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兄與悅填舊說古芴俾彼昊天。叶戴寧不我斡。

比也菀茂旬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創况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父也。或疑與瘼音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舊說此爲芴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芴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伯周同姓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

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
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
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
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呼天者亦無所歸外之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實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弥反
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反於烏乎呼音有哀叶音國步斯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

○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

苦之王者豈能无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
苦若是以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
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終則其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

其國家運祚之急變也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怨者之

○國步夷資天不我將叶反靡所止疑叶魚反云祖何
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反誰生厲階叶居反至今為梗

賦也度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禮注

○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者無所定祖無所往自定之貌

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定則無以自安

也祖無所往則無以自安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

辭之也其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但怒怒五叶反

自西徂東叶音靡所定處多我親瘠武中反孔棘我圍

賦也土鄉宇者辰時俾厚親見瘠病棘急圍邊也或曰禦

也鄭氏曰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鄭氏曰

苦自傷之言曰東也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

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

章雖皆是征役者然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

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无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

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益哀矣

○為謀為法叶音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

執熱漸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反

賦也鄭氏曰况訓賜也賜人之序爵辨別賢

否之道也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

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遂破義則失其

二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子執執手持執物也○蘇

兵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

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

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

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蘇氏曰我語汝以天下之憂

之富如手執熱物之用濯

○如彼朔風叶音亦孔之僂音民有庸心弄音云不

建好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實代食維好

賦也朔鄉向俊嗚入肅進莽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

王之亂悶然如朔風之人嗚而不能息蘇氏曰風嗚人雖

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

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

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實代食維好言雖勞而

無患也

○天降喪反息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音哀

恫音通中國具贅反之卒荒靡有旅方以念兮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燭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

然與此贅同公羊傳襄公十六年會于浚樂大夫盟君若

卒盡荒虛旅與贅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

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蠹賊則我之稼

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

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

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魯國大夫子靜匿召穆公

代天子大夫卒得脫穆公乃与周公行政謂之共和此詩果

作於共和之時則乃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叙其事而刺之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反息

平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

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

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

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所以使民

眩惑至於狂亂也

○瞻彼中林叶性性反其鹿朋友已諧子念反不胥

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與也性性眾多並行之貌諧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

朋友相諧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群得食則相呼而共

居之慮患則環○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曰東萊曰此言君暗於上俗毀於下自傷於斯山之難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已反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

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曰東萊曰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

其雷欲諫而不敢也曰方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是障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

諷賦曠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者文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房六反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詩釋

十六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

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曰東萊曰言王奔君子而厚小人民

聖人愚人乃從言之以刺厉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士大夫言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穹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古口反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

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

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也曰東萊曰此章以

與君子小人之所行亦各有道也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為

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也其所行者唯以

暗汗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為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

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卑污

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卑污

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隱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伴我悖 興也敗類猶北 瘠族也 與眾不和傷人害物也 言王使貪

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

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

也 誦言也 上章以上兩句與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

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

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既之陰 叶于 女 音反 予來赫 叶黑

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

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

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 張子曰既往密告於

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張子曰陰或音如字赫本亦

是也張子之說蓋用釋文二字之意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 叶必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適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

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適邪僻也○言民

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

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

於

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力智雖曰

匪予既作爾歌。叶論未詳

賦也。戾定也。民之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置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謂曰三章皆小人當時必有強盜言貪致亂故皆以賊言之民之亂無窮極者主由是也。所以為賊者主由是也。強禦之人用力為虐也。民之未定者主由是也。盜臣為寇探之行也。群小不覆背以置其涼者見盜者貪黷已甚亦言其不可而覆背以置之矣。謂其黨亦自知其非也。涼肯盜而置之故止章言賊涼善言也。

也。謂是日此二章言涼臣競臣盜臣也。所以為民害者我蓋已知之而既作爾歌以述其事矣。言得其情而不可掩覆也。章末二句盡是總結此二章所論二等之臣也。

桑柔下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風雅未有

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於三刺王用小人一章言其亂五章告以救民二章言其征伐不息有禍七章言退如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言其任於朝則人九章言并刺在位之不善十一章言以聖愚善惡相對言民之不善十三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六章則皆規勸其餘交之詞也。

序芮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春秋傳之意恐亦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王曰於嗟乎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息浪亂饑饉薦在自臻靡神不報靡愛斯牲。叶

主璧既卒寧莫我聽。吐丁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

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之祥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

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何旋之度也薦荐通重也

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

曰求廢祀圭璧禮神之玉也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

而備之也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青圭禮東

以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青圭禮東皆祭神所用言圭璧給祭卒盡宜推何也○舊說以為

宣王承厲王之烈烈暴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

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反側也憂不

自安故勉身反側也王之憂旱正為百姓是王也故仍叔作

此詩以美之叔之子來聘上距宣王之崩七十餘年其

初則百餘也春秋之出晉知氏出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

初則百餘也春秋之出晉知氏出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

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非雨之候可知矣

謂曰瞻仰昊天不見雨族於是數傷之无幸而過此喪

亂亂也○旱既大甚其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中反耗斁反丁故下土

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謂以日蘊者陽氣之蓄積

重者蓄積驕亢之氣與旱同旱熱熏人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

者也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示人鬼內外上下

无不禋祀矣物皆謂禮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言奠其禮地言瘞

其物互以相通宗尊也率則秩而祭之後曰

禋神不宗則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灾而不能勝也

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謂民曰：官之神莫親於后，旱災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熾我，不宗禘，祭所祭之鬼神也。前言率率其禮，此言宗極其尊也。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先親而後尊也。不言地及他鬼神者，率尊親也。數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數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雷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下同。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

先祖于摧。在雷反。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

子無右臂，貌遺餘也。子獨立之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

復有半身之遺者。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

也。集注曰：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求真無遺民也。

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也。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

近止。靡瞻靡顧。叶果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林反。父母先

祖，胡寧忍予。如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

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

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也。先王為官之

長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類也。於羣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

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爾之

一辭可見望之以恩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徒屋山川，叶樞反。旱魃，滿末為虐如故

音如焚叶符我心憚暑憂心如重塞先正則不我聞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

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自在頂上志恠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

遯而去也

○旱既大甚龜勉畏去胡寧瘖田我以旱惜七不

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刑

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龜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瘖病憊曾也祈年孟春祈穀

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

也謂日月星辰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給可

謂夙矣謂山曰古之聖王无一日不為民慮稼之方納

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言言

之故復龜勉而不敢去也蘇氏以畏為不敢甚當胡寧

我以旱惜不知其故祈年則孔夙方社則不莫皆自反之

敬恭明神不敢少怠則明神宜亦无所恨怒也

○旱既大甚敢無友紀鞠居六哉庶正疚哉象宰

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叶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膳

印仰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則不能如常相結故謂之散或曰

友疑作有鞠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疚病也象宰又眾長

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

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次也年取穀一熟也歲凶謂

歲凶也年穀不登於此年之穀則趣馬不秣謂天不以其馬不成熟也故言歲凶為之日

師氏弛其兵謂弛其兵不用馳道不除秦漢謂天子所行之道

驅馳之大道不祭事不縣縣謂祭也大夫徹膳徹膳謂撤去膳

食之脯左右布而不脩於位不令有所脩造大夫不食梁

士飲酒不樂謂年之禮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

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謂里人憂也

惺憂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謂亦人窮則反本之意

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

為証然則里理俚蓋通用

○瞻印昊天有嘩呼惠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反我以戾庶正叶諸瞻

印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擘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嘩

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

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

益求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

以定眾正也寧而庶官定者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

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敢斥言雨者畏懼

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雲漢八章章十句

李氏云宣王之旱告於上

以見情切念之深也

御說對魯數語耳而

宣王之憂民如此而

於六月言其功也大

有是功哉

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越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松嶽中高維嶽駿峻極于天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四國于蕃叶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松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

也季行謂曰凡大而高者皆曰松嶽爾雅注曰岱宗泰駿

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侯後為甫侯故詩及

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

呂刑者之子孫也呂東萊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

乃遠取用侯殆非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曰申侯

申城申伯國也甫侯未知其國所在翰幹蕃蔽也○宣

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

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為周之楨幹屏蔽

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美其上世俱出四岳故連言之

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

嶽神之祭能修其職為神靈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

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也維嶽降神乃詩人形

必泥其有無也說方曰范氏云申甫指仲山甫申伯也

說者泥四岳之說以為神祐其子孫遂以甫為甫侯申為

申伯夫遠取甫侯之子孫抑又近以配人蓋於申伯不可信而謂神專佑

安用遠取甫侯哉且於高以申甫為岳之降神於其山

甫為天之所生其義既同而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其事亦

同也謂曰孔子問居注曰周道將興嶽為之生賢仲

山甫伯仲伯仲曰鄭氏注禮記以甫為山甫而詩乃以

為甫侯自為異義且申伯光輔中興而遠取周

道始衰之甫侯以匹之非所以褒揚申伯也

○賈彞申伯王績祖管之事于岳于謝南國是式史叶失

王命召伯叶通定申伯之宅各叶薛登是南邦叶反世執

其功

賦也賈彞強勉之貌王者異矣績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

事也唯其有是心故王使之績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

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志南陽宛縣有申

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于

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未南陽縣屬鄧州今改屬南

陽府隸式使諸侯以為法也當使南國法之賢召伯召穆

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隨

曰申伯之先已為諸侯故王使繼其事而邑于謝式于南

邦北加地進律之賞也故曰登是南邦蓋言升之南邦使

為牧伯之任而世執其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田叶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亦作庸鄭氏曰

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職氏

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職氏曰由侯以來功臣

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

宅徹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傳御申伯

常之功為天下所敬仰者惜乎經史皆不載也庸恐只是言

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城定居宅作城郭徹

土田王皆使召伯先營之居宅定然後築城郭城郭立然

後徹土田觀下章有飯其城則城亦召伯為之也王命傅

御其私人者申伯為卿大夫時蓋必有家臣之長使遷之漢明

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

制如此蒼來朝漏帝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云云

今送列侯印十九枚滿王子年五歲以上能持拜

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反又叔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王錫申伯各反四牡騶騶渠畧鉤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騶騶壯貌濯濯光明貌凡營曰

宗廟為先故言寢廟既成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繩證馬補我圖爾居莫如南土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補往近鄭音記按說文从斤誤王舅

南土是保補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曰與矣曰韓奕云以其介圭入

為言大也非周官之介圭也近辭也讀如彼已之子之已

之意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非苟封之謝也錫爾介圭以作

爾室非苟與之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欲其保障此南土也

○申伯信邁王饒于郟芒悲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里其粃音式逆市專其

行郎反

賦也郟在今鳳翔府郟縣西隸陝西省在鎬京之西

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饒于郟也

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歸古語多歸峙

積糗糧逆速也召伯之管謝也則已歛其稅賦積其餼糧

使廬市有止宿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謂

是詩載封申伯如迂其私人以峙其糗莫不曲令官王之

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如此

往謝也

為之定居宅作

終又歛賦稅積

之虞於是禮

○申伯番番音波川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反周邦咸

喜戎有良翰叶胡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

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

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為法

也謂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

并文言之謂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

武是憲有三義也謂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

亦在其申矣謂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

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徵道其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反此萬邦聞問于四國叶

賦也孫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謂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

工師所誦之詞也謂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

碩大風聲肆遠也謂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

也謂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

于四方之侯謂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

稔高八章章八句謂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

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

于謝又曰因是謝人既曰王命召伯維申伯土田又曰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

既曰登是南邦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騶駒入于謝

濯又曰路是南邦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騶駒入于謝

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曰此也不得曉封諸侯固是

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

謝之功稔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

不雅有大小

○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賞申伯焉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為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天生丞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好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音于下五叶後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丞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樊邑在東都畿內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

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

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生天之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无不好比

遠惟明目之則也所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義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万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則自目之則也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

易也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莫不好之也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

于下故保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天

先於生賢佐莫切於生賢子孫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嚴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指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稟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卒此詩蓋謂秉彝好德心之所好如即是性之發動如就性初發動如指出

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也。孟子所引詩於其本
文加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淵源。使孔子讀之，而贊其知道。而孟子又引以為性善之
証。其言深矣。所謂有德者之言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
李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
以輔贊弘發。宣勞內外，則其致中興也。宜哉。慎言曰：天
之性，入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氣之成形者，物也。理之成性
者，則也。自性之確然有定者，言之謂之性。則自性之秩然有
常者，言之謂之彝。自其行道而得此性理於心者，言之謂
之德。好以情言也。惟其有此，是以秉此彝性。惟其性秉此
彝，是以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可知。
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微之理。三百篇第一義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叶韻。若，賦未詳。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

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

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

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補遺曰：令儀令色，柔嘉之

之存於內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修之

不怠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布宣乎王

命，是皆柔嘉之德，致然也。陳一曰：五章云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率仲山甫

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於高，稱申伯，當此終論其德，亦

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

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

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

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如柔得好，如山南令儀令色小

心翼翼，却是柔德勝，只是他如柔得好，如山南令儀令色小

要得言外之意，若以柔嘉維則為入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無詳。續戎祖考，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月反。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

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出官也與其言式是

為宰相可知其曰深慈天子躬是保出承而布之也納

則長為大保可知其曰深慈天子躬是保出承而布之也納

行而復之也命之善者宣出之也善者總納之如後出封

還詞頭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宰相之職統百官故一附諸

侯得山甫之職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

法也此言冢宰之事績我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

出納王命王曰命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孝於父而及於民

於若出納王命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忠於君者而及於民

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此章蓋備舉仲山甫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詩仲山甫明

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佳賣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賦也

善惡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

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

便是不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

知幾知微先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

故這幾句不真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舍生取義

也保身者其中庸不察之謂者大無不照之謂以德之大者

人天子也則奉而行之邦國則有唯言否山甫則能明而

辨之此則承上章賦而于外四方爰發而保其身守已者或

簡於人山甫又能周旋匪解

○人亦有言柔則茹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始剛亦不以不侮矜古頑寡不始強禦五反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謂以口茹者吞納之

○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強禦謂以口茹者吞納之

弱者則侵侮之強盛者則畏避之惟山甫則不然也不以侮不畏即是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充以充之

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較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

道以徇人可知矣謂以己柔不茹剛不吐此強之寬仁之

山甫之德柔嘉故此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畏強禦者言

之柔而不過乎則則時當剛而剛矣先生謂柔嘉非較美

保身不枉道者併上章以保其身而言之也

柔善為慈柔惡為懦弱則惡為強梁剛善為嚴毅山甫不

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剛惡也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

柔惡也有柔善而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較美無剛惡

蓋其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

山甫補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

五叶反丁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五叶林之衰職有闕維仲

賦也輶輕其馳逐之輕故輶有輕之義儀度圖謀也衰職

王職也天子龍衮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衰職有闕也○言

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固有一身而後

之隨用而足故率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我

物欲為之遮蔽故懵然不知非知至意識者莫能率也我

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

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

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

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

則无所不足何助之有故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

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

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之德此亦非強立若不能山甫之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林矣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每懷靡及在四牡彭彭即反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

方

賦也祖行祭也禮記曰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於門業業健貌捷捷疾貌

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蓋言其忠也每懷靡及應四章之夙夜匪懈也東

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宅而定其

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

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

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喑喑音皆叶仲山甫祖齊式端

其歸士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季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適其歸不欲其父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

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

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

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

知之作誦而告以適歸所以安其心也謂人不足適

為能格君心之非山甫內外之事无不總理而其輕重

安其心也穆如清風者言如清微之故告以適歸焉所以

風化養萬物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

永民八章章八句音悉民詩左傳國語周公立享校數

養得許多人稟氣受性之所同而山甫則德氣之秀而

全性之德者蓋內諸章多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

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儀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

物中之則柔不病則不吐則柔不過真則也民之稟

氣受性雖同而氣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德風易辛

而不能幸也。山南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足以狹能幸此德而異於凡民耳。

○尹吉甫用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上。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向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朱子之說則以此詩爲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考。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績戎祖考。道。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力。反。虔共爾

位朕命不易。幹。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陝西省

所治。甸治也。倬。明貌。韓國

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

而聽命。績。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爲諸侯也。虔

敬易改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君王自謂也。此又

正之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君王自謂也。此又

戒之以脩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

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

受命者也。績。戎祖考。以下。述王親命之詞也。夙夜

匪解。勤也。夙。共。亦。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則。能

無廢。朕。命。矣。幹。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則。能

以。幹。正。之。也。以。未。韋。觀。之。則。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

其所正者亦追稱之。因曰。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

據下篇云召穆公恐伯者放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鞶。侯淑旂。綬章。鞶。弗錯。衡。卬。反。玄。衮。赤。舄。鈎。膺。鏤。

音。錫。羊。鞶。反。若。郭。鞶。反。苦。弘。淺。機。莫。歷。脩。音。革。金。危。葉。反。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爲。誓。以。合。瑞。于。王。也。鈎。膺。鏤。

○密馬以介圭為所執之端此介圭以為瑞也謂氏曰周

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既

觀則上雖而後之以申申淑善也交龍曰旂綬章染鳥羽

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

夏翟之羽有翼以為綬後世或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

綴於幢上然則綬者即六交龍旂竿所建与旂共竿為貴

賤之表章鏤刻金也馬骨上飾曰錫今當盧也鏤金加於

故云綬章鏤刻金也馬骨上飾曰錫今當盧也鏤金加於

馬而之鏤當盧者當馬鞞去毛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

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牢固也鞞式中也謂兩較

持車使淺虎皮也鞞式中也謂兩較

鞞也鞞虎皮也鞞式中也謂兩較

作幘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鞞式中也謂兩較

鞞式中也謂兩較

鞞式中也謂兩較

鞞式中也謂兩較

○韓侯出祖出宿于省顯父音箴之清酒百壹其設維

何包白交鮮魚其菽音維何維音維及蒲其贈維

何乘繩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音

賦也既觀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賦也

亦祖祭故云尊其所往如始行焉祖祭

暑地名或曰杜也杜

陵在長安顯父周之卿士也顯父

南五里菽菜穀對肉筍竹萌也蒲蒲弱弱也

等亦有菽菜穀對肉筍竹萌也蒲蒲弱弱也

大如豆也柄正白生水中之多及眾也菽之

薄示儉也且多貌侯氏親禮諸侯來朝者之稱禮

來朝之指韓侯也侯晉相也或曰語辭言已觀而返也

○韓侯取反妻汾王之甥反父音之子葉

理韓侯迎反魚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彭彭叶鋪八

驚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從之祁祁巨移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叶信

賦也此言韓侯既親而遠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

流于堯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言郊公黎比

毗公也謂新語云晉侯君翼謂之冀侯晉人

奔謂之其叔其皆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言之郊公黎比公

為比黎也按左氏傳言夷无益於是號曰黎比公曰郊公

稱與汾王以地為稱不類矣蹶父周之卿士娣極姓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音秩也有娣有姪

同姓二國之媵亦有祁祁徐靚也動說言其容飾如雲

衆多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為韓姑其一相息攸莫

如韓樂音洛叶孔樂韓土川澤訂訂况甫魴鱣用甫麇

麇音有熊有熊有貓音有虎慶叶今名叶

賦也韓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姓介音國音婦人音姓音今以

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訂訂甫甫大也嘆嘆眾也音日

貓似虎而淺毛音慶喜音今喜也喜其

有此善居也燕安樂也音此章專言韓姑從夫

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家音此章與頌人

○溥彼韓城燕因有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

錫韓侯其追其貊音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

實而實籍獻其貔音皮亦豹黃熊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眾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

城壑池籍稅也公羊傳曰什一貌猛獸名

夷虎豹之屬也陸機曰豹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熊大於熊有黃黑赤熊熊言皮則豹熊亦獻皮也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此城如召伯營

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刑晉應韓

武之摎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為侯也○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

人來豈不大勞哉古人重勞民如此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去別處調人來如

得曰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把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

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即上文續戎祖考也伯以脩

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深池可以固圍畿田為報可以足食宣王為徐方慮亦許矣而修其賦貢於王也但言二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皮焉亦以見不強責其所无也

韓奕上章章十二句

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

命諸侯則亦淺陋無理矣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

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

美哉

江漢字字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旟匪安匪遊淮夷來鋪

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自周而南出於江

下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

此皆有夷也

此者地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水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許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除土者是淮

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繼接之地矣曰夷與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款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

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討惟淮夷是求是伐耳謂其志專其氣

○江漢湯湯書羊武夫洸洸音經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方既平王國庶定叶唐時靡有爭叶留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國心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

惟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王厲志開

復北伐備號南征蠻荆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此

待戰也詩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

爭也則王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之能以天下為心一有

宣王之召公又能以

○江漢之訥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關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關同徹并其田也疚病棘急也

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

又命召公再言江漢之訥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關四

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

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古人伐

數討之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

微法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強理統賦之法疑於病民且

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

是往而強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

治其強界并其田畝豈無以病者淮南夷甫平而遽然為

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此章言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無曰

予小子叶將天召公是似叶世良肇敏戎公用錫爾祉叶胡無曰

賦也旬徧則自訓徧明甚宣布也自江漢之許言之故

曰來召公召康公爽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

汝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許徧治其事以

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損幹今女無曰以予

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

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勸之也勸之也勸之也

○釐力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爾圭瓊才早拒音亮壹音西告于

文人錫山土田叶地于周受命叶滿自召祖命虎拜

稽首天子萬年叶反

賦也釐賜自專也拒壹音亮壹音西告于

在舜未祭則在自賜時未祭故自盛之乃文人先祖之有

文德者謂文王也周歧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

叙王賜召公策命之詞此言錫爾言錫爾圭瓊

拒壹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

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祭綸云

賜爵祿必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

之所寵異之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

命之禮以待之也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

於乃祖文武之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

德矣三代令王不責人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而召公

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

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反作及公考叶去天子萬壽

西叶明明天子叶獎令聞音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通叶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失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

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

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

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乃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

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疑此章皆是述其勒銘廟器之詞

古器物銘云邠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

龔恭伯尊敦對邠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

其壽而此祝君壽此章大抵類古器物銘蓋古人文

也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邠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

用作皇考龔伯尊敦者古者魯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大廟

祭之日一獻君行立于阼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面史出

策命之禮所圖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

器多有是圖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

見矣謂公本以平淮夷而受賜今乃不言其武功

人之得已哉而穆公愛君之忠誠亦至矣江漢八章章八句

時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患除而其功成

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江漢八章章八句

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

後又同奄國以故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故宣王一命

吉甫北平淮夷之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夷

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

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

之末也湯曰聖王得賢臣而弘功業占人皆然也宣王中與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從以之伐獫狁平維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多宣王何力哉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五何力哉三年有賞于大國詩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

序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吉甫見上他說符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叶音南仲六音泰祖大師皇父甫音整我六師以脩我戎叶音既敬既戒叶音惠此南國叶音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

師皇父之兼官也陳少南曰自家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

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

之亦未可知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

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

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

而惠此南方之國重曰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

敬既成臨事而慎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

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惟南諸國也蓋徐州之

夷南長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重曰既敬則不

敢輕肆既戒則不敢妄殺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嚴重詳

審而為南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

以美大之也重曰宣王命將多取之出臣何也人事

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與國重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即戒我師旅率

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二事就緒家呂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

周大夫程伯休其後也宣宣丁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是

農之事也三農上中下農夫也程伯休三事未詳或曰三

者此所謂制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

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之夷也

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曹曰徐州上章既命皇

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

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天子親命

又使命司馬以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師則

就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之夷也

赫赫業業却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

釋騷叶蘇侯反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

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

如此亦安徐紹糾繫也遊遨遊也釋連絡也騷擾動也

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

出不疾不遲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

違安矣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舒保作蓋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五反進厥虎臣闞如燒交

反虎鋪曾吳敦淮漬符云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

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如虎之自怒也

怒燒然闕如燒虎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

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

犯之貌謂勇也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謝叶鋪

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濯征徐國通叶起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

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謂靜則不可驚動故

以山喻動則不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

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謂王旅之盛如此疾言其栗衆

言其盛不可動言其靜不可禦言其強不可絕言其勇不可

可亂言其整不可知言其深不可勝言其無敗之形以此

濯征徐夷焉得而不服乎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

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叶古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

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

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

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是也

曰言由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

甫得其不相違悖王則振旅而歸元求多之意既歸美

道之義而又不相違悖王則振旅而歸元求多之意既歸美

赤心外用其腹中無二心於後謂之同徐方來同也至於

征善戎南威奮荆獨徐方未月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

平矣於是王命奮荆獨徐方未月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

故因美而戒之此言王師成功而歸因戒之以王

草言矢其文德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舊說古不寧降此大厲邦靡

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叶音蠹疾靡有夷苗音君

氣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反留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蠹賊害苗之蟲也夷平屆極罟網

也○此刺幽王變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

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

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蠹賊刑罪為之罟

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息時如蠹賊之害禾稼无有

收斂亦无止息時

○人有土田女音反有音之音人有民人女覆奪徒若

之此宜無罪女反收由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之

賦也反覆訓女反有之奪之言王收拘說赦也

宜无罪者反拘之自有罪者反赦之亂世昏君刑罰不中

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臬古為鳩反之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反亂匪既叶自天叶反生自婦人

匪教匪誨叶反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臬

鴟惡聲之鳥也食又鴟怪鴟鴞也鴟也鴟鴞也即墓門有

止也謂之雀人今○言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

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

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

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

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

登人耳豈可近哉故也其荒皆則婦言是用故也上文

但言婦人之禍未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為

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

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宦者之害非一也

女色之感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擇而去之

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

之事是矣奄人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

則人父如官掖頗曉情察知主意或乃已相親厚挾持

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宮惑能迷罔聞所愚主信而

亡多由此作詩釋十九

○鞠人伎反○志子念始竟替音佩叶豈曰不極伊

胡為慝如賈音二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鞠窮伎善或變也譜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

賈居貨者也三心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

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伎害而變詐

無常勤○意此章極言婦寺之惡也鞠如鞠獄之鞠推

既以譜妄唱始於前而終或不能驗於後則亦不復自謂

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慝乎則也

則長舌也此章亦承上章而言婦人而有知辯者之為害

以其知辯窮人之言用心伎害而變詐遂愚不知自咎

責而但曰不為害此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

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賞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

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慮哉

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不當婦人是謂今也不惟不使

○天何以刺劬何神不富叶方舍捨爾介狄維予胥

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

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

今王舍之不思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

類也自古靈注婦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惟忌忌于長上之正已者此其所以論胥于他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灾而不恤

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吾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于威儀不

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

必危身如喪賢人亡則國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

戎者也國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婦史蘇曰有男戎以

言其禍猶猶也○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罔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

也曰罔罔自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曰維其優

也曰罔罔自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曰維其優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反貌貌昊天無不克叶音無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反貌貌昊天無不克叶音無

黍稷祖式救爾後上同

興也。鬻沸泉涌貌。權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泉之漢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脩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印七章。二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見上。大壞之時七十餘年矣。决非一人猶家。

也父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

息浪反。叶桑郎反。

疢

都田反。

我饑饉民卒流

亡我居圉。

魚呂反。

卒荒

賦也。篤厚。疢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

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言天之威怒甚

亂其厚病我。以飢饉使斯代。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

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印首章同。皆極言其喪亂也。○天

降罪。害者固為无所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飢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罟。羸賊內訌。

戶工反。

昏椽

下角反。

靡共

積潰潰回

道實請夷我邦。

工叶反。

賦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

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道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

此羸賊昏椽者。

謂幽王之亂。其國乃在內。小人耳。故詩人

形容之曰羸賊。內訌。羸賊之害。亦在內。皆潰亂邪僻

而不在外。也。指昏椽為言。并闕官在其中矣。

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言於

其○卑卑訛訛音紫曹不知其玷丁險兢兢業業孔填上已見

賦也卑卑頑慢之意如魯卑訛訛務為誘毀也

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

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

錯亂如此

○如彼歲旱草不潰集註茂如彼棲酌首七如我相亮

反此邦無寧不潰止和詳

賦也潰遠也棲直水中浮草棲於木小者言枯槁無潤澤

也相視潰亂也謂以旱草喻其國之无生意終必潰

○維音且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禕薄賣

胡不自替職音况斯引和詳

賦也時是疾病也疏糶也禕則精矣九章粟米之法

之與君子如疏與禕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

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謂愴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溥斯

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叶姑

反

賦也或問此章疑是比体如何先生曰頻厓溥廣弘大也

○泚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泚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

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須着詩

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怛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我

及我躬也乎上章言禍亂之日亟此章言禍亂之

同而先生解作今不云然者何哉泚之竭豈不云由外之

不入乎泉之竭豈不云由內之不出乎然則幽王之所以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音國國百里今也日蹙音

國百里於音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音開開蹙促也○文王之世

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

之召南所謂日闢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

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厲芮實成而其旁諸

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

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

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言先王用得其

人而與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歎

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當是時禍亂雖已窮

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當是時禍亂雖已窮

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當是時禍亂雖已窮

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當是時禍亂雖已窮

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當是時禍亂雖已窮

非雅之詩也。所以召是實非化之表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國之詩以召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物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輔下泉之終亦多風故。

○序凡伯刺幽王大墮也。豈不聞也。聞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是聞以下不成文理。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一。章七百五十九句。

詩卷第十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公之臣也', '蕩之什', '九十一', '七百五十九句']

